



封氏聞見記卷第六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飲茶

茶早採者爲茶晚採者爲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倣倣遂成風俗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楚人陸鴻漸爲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

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縣館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請爲之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爲歡兩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鴻漸能茶者李公復請爲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教攤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七一作七文酬煎茶博士鴻漸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復著毀茶論伯熊飲茶過度遂患風氣晚節亦不勸人多飲

也吳主孫皓每宴羣臣皆令盡醉韋昭飲酒不多皓密使以茶茗自代晉時謝安詣陸納納無所供辦設茶果而已按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續搜神記云有人因病能飲茗一斛二斗有客勸飲過五升遂吐一物形如牛腩一作肺置柈中以茗澆之容一斛二斗客云此名茗痕

打毬

打毬古之蹇鞞也漢書藝文志蹇鞞二十五篇顏注云鞞以韋爲之實以物蹇蹋爲戲蹇鞞陳力之事故附於

兵法楚音子六鞞音鉅六近俗聲譌蹋踔爲毬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太宗常御安福門謂侍臣曰聞西蕃人好爲打毬比亦令習曾一度觀之昨昇仙樓有羣胡街裏打毬欲令朕見此胡疑朕愛此騁爲之以此思量帝王舉動豈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誠景雲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於梨園亭子賜觀打毬吐蕃贊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請與漢敵上令仗內試之決數都吐蕃皆勝時予宗爲臨淄王中宗又令與嗣虢王邕駙馬楊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敵吐蕃十人予宗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吐蕃功不獲施其都滿贊心猶

此僕射也中宗甚悅賜強明絹數百段學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獻詩開元天寶中予宗數御樓觀打毬爲事能者左紫右拂盤旋宛轉殊可觀然馬或奔逸時致傷斃永泰中蘇門山人劉鋼於鄴下上書於刑部尚書薛公云打毬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爲樂之方甚眾何必乘茲至危以邀晷刻之懽邪薛公悅其言圖鋼之言置於座右命掌記陸長源爲贊美之然打毬乃軍中常戲雖不能廢時復爲耳今樂人又有躡毬之戲綵畫木毬高一二丈妓女登榻毬轉而行縈迴去來無不如意古蹋踔之遺事也

拔河

拔河古謂之牽鈎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為之相傳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篾纜今民則以大麻紬長四五十丈兩頭分繫小索數百條挂於前分二朋兩向齊挽當大紬之中立大旗為界震鼓叫噪使相牽引以卻者為勝就者為輸名曰拔河中宗時曾以清明日御梨園毬場命侍臣為拔河之戲時七舊脫據景龍文館記補下宰相二駙馬為東朋三宰相五將軍為西朋東朋貴人多西朋奏勝不平請重定不為改西朋竟輸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年

老隨紬而踣久不能興上大笑左右扶起予宗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餘人喧呼動地蕃客士庶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為拔河賦其辭甚美時人競傳之

繩伎

予宗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伎妓者先引長繩兩端屬地埋鹿盧以繫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起繩之直如絃然後妓女以繩端躡足而上往來倏忽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屐而行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五六尺或蹋肩蹈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擲倒至繩還注會無蹉跌皆應嚴鼓之節真

奇觀也衛士胡嘉隱作繩伎賦獻之辭甚宏暢予宗覽之大悅擢拜金吾倉曹參軍自胡寇覆蕩伶倫分散外方始有此伎單州宴會時或爲之

石誌

古葬無石誌近代貴賤通用之齊太子穆妃將葬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琳石誌素族無名策故以紀行迹耳遂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常例既有哀策不煩石銘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於壙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題版文原此旨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

人若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爲銘文按儉此說石誌宋齊以來有之矣齊時有發古塚得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河東賈昊以爲司馬越女嫁爲苟晞子婦檢之果然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傍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百字然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如今代貴賤通爲之耳

碑碣

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按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桓楹天子諸

封邑見其言卷六 五
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絳索懸棺而下取其
安審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勳伐於碑上後又
立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言神靈之道也古碑上往往
有孔是貫絳索之像前漢碑甚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
多爲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寢盛碣亦碑之類也周禮
凡金玉錫石楬而璽之注云楬如今題署物漢書云瘞
寺前楬著其姓名注云楬杙也楬杙於瘞處而書死者
之姓名楬音揭然則物有標榜皆謂之楬郭景純江賦
云峩峩爲泉陽之楬玉壘作東別之標是也其字本從
木後人以石爲墓碣因變爲碣說文云碣特立石也據

此則从木从石兩體皆通隨氏制五品已上立碑螭首
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近代碑稍衆有力
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
遂成風俗蔡邕云吾爲人作碑多矣惟郭有道無愧辭
隨文帝子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
書足矣若不能徒爲後人作鎮石耳誠哉是言也

羊虎

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
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墳
壟如生前之儀衛耳國朝因山爲陵太宗葬九嶷山門

前亦立石馬陵後司馬門內又有蕃酋曾侍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後漢太尉楊震葬日有大鳥之祥因立石鳥像於墓風俗通云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驅罔象罔象好食亾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於墓側而罔象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與柏或說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爲蠅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殺之以柏東南枝捶其首由是墓側皆樹柏此上兩說各異未詳孰是按禮經云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楊士樹榆說文云天子樹松諸

侯柏大夫榆士楊按禮經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之左傳云爾墓之木拱矣又曰樹吾墓檀仲尼卒弟子各自他方持其異木樹之於墓蓋殷周已來墓樹有尊卑之制不必專以罔象之故也風俗通又云汝南彭氏墓頭立石人石獸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息石人下遺一片餌客來見道行人因調之云石人能愈病人來謝者轉相告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此段脫誤甚多俱據本書增正病者多自愈因言得其福力號曰石賢士輜駢轂擊帷帳絳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數年稍自休歇譙子云石門於墓古之

封邑開身記 卷六
道耶荅曰古不崇墓況損人功而爲觀乎非古也盧思道西征記云新鄉城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墓北有碑碑有石柱東南有亭以石柱爲名然墓前石人石獸石柱之屬自漢代而有之矣

紙錢

今代送葬爲鑿紙錢積錢爲山盛加雕飾昇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畢則埋之後代旣寶錢貨遂以錢送死漢書稱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率易從簡更用紙錢紙乃後漢蔡倫所造其紙錢魏晉已來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於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其象似亦猶塗車芻靈之類古埋帛金錢今紙錢則皆燒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爲也

道祭

予宗朝海內殷贍送葬者或當衢設祭張施帷幙有假花假果粉人麪獸之屬然大不過方丈室高不踰數尺議者猶或非之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幙高至八九十尺用牀三四百張雕鐫飾畫窮極技巧饌具牲牢復居其外大歷中太原節度辛景雲葬日諸道節度使使人脩祭范陽祭盤最爲高大刻木爲尉遲鄭公突厥鬪將之戲機關動作不異於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

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高祖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纓絰者皆手擎布幕收哭觀戲事畢孝子陳語與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匹滑州節度令狐母亾鄰境致祭昭義節度初於淇門載船桅以充幕柱至時嫌短特於衛州大河中河船上取長桅代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薨絳忻諸方并管內滏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南至漳河二十餘里連延相次大者費千餘貫小者猶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爲新奇柩車暫過皆爲棄物矣蓋自開闢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忌日

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惟不飲酒作樂會稽王世子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晉書又載桓彖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而已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沈約荅庾光祿書云忌日制假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制假前止是不爲宴樂本不自封閉如今世自處者也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弔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興感以對賓客故過自晦匿不與外接設假之由實在於此顏之推亦云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必能悲慘

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迫有急卒至或密友盡無相見之理其不知禮意乎此段脫誤俱依顏氏家訓增正

封氏聞見記卷第六

封氏聞見記卷第七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視物遠近缺

海潮缺

北方白虹缺

西風則雨缺

松柏西向缺

蜀無兔鴿

缺命左右齎兔鴿而往今蜀中鴿尚稀而兔已眾戴祚

作西征記云開封縣東二佛寺余至此見鴿大小如鳩

戲時兩兩相對祚江東人晉末從劉裕西征姚泓至開封縣始識鴿則江東舊亦無鴿梁武帝時侯景圍臺城軍士熏鼠捕鴿而食數月之後佛殿鼠鴿皆盡然則江東之有鴿亦當自北齊往耳周禮稱橘踰淮而化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然也故春秋書鸚鵡來巢然則禽獸草水中土所無異方而來者眾矣漢代張騫自西域得石榴苜蓿之種今海內遍有之太宗朝遠方咸貢珍異草木今有馬乳蒲桃一房長二丈餘葉余國所獻也娑羅樹一名菩提葉似白楊摩伽陀那國所獻也黃桃一名金桃大如鶩卵康國所獻也波羅拔藻葉似紅藍實如葵藜泥婆羅國所獻也又有醋菜似慎火苦菜似芎胡芹渾提葱之屬竝自西域而來色類甚眾異方禽獸象出南越駝出北胡今皆育於中國然不如本土之宜也

月桂子

垂拱四年三月中桂子降於台州臨海縣界十餘日乃止司馬蓋誥安撫使狄仁傑以聞編之史策月中云有蟾蜍顧兔并桂樹相傳如此自昔未有親見之者歷家之說月行有南北道假令此月上當台州之分則他年月桂豈獨無子何至此日方始降也且月行一月一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行一日當歷十二度有餘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十日之間月行遂遠桂子何得常留此處又月徑千里周迴三千里桂子若下瀰漫三千里內亦不當專在台州咫尺之地日月麗天各有限域豈瀕洞無底而有桂子漏乎桂子得下蟾兔之類何能不落況天與地相去極遠桂子小物從空而下飛揚縈轉無所不之叢爾台州何為獨有或者台嶺與嶺南地接山多桂樹桂子多因風而至有若從天而來時人不加詳考謂之月桂郭景純云桂樹葉似杞大白葉而不著子據此則桂樹無子台州所見其他

物乎宋之間台州作詩云桂子月中下天香雲外飄文士尚奇非事實也案桂樹實有子此論不確宋詩題靈隱寺結句云待天台路看余渡石橋則非台州作也

石鼓 缺

弦歌驛 缺

高唐館

缺 諸一本標云諸字下有處字另起輶軒來往無不吟諷以為警絕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唐淮畔荆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煞楚襄王讀者方解

溫湯

海內溫湯甚眾有新豐驪山湯藍田石門湯岐州鳳泉
湯同州北山湯河南陸渾湯汝州廣成湯兗州乾封湯
邢州沙河湯此等以下
缺

封氏聞見記卷第七

封氏聞見記卷第八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歷山

齊州城東有孤石平地聳出俗謂之歷山以北有泉號
舜井東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絕云是舜東家之井
乾元中有魏炎者於此題詩曰齊州城東舜子郡邑人
雖移井不改時間洶洶動綠波猶謂重華井中在又曰
西家今爲定戒寺東家今爲練戒寺一邊井中投一瓶
兩井相搖響泮漚又曰濟南郡裏多沮洳娥皇女英汲
引處竊向池中潛眈來澆茆畦上平流去炎雖文士其

意如是則誠以爲舜之所居也按鄭予云歷山在河東應劭云在雷澤皇甫謐云在濟陰今東齊地名歷城與舜耕歷山其名相涉故俗人混同其說在河東者近是

二朱山

密州之東臨海有二山南曰大朱北曰小朱相傳云仙人朱仲所居也按朱仲漢時人列仙傳所載不言所居若爾朱仲未居之前山無名乎此西北數十里有春秋時淳于城淳于州國也吳楚之人謂居爲于古謂州爲朱然則此山當名州山也漢末崔琰於高密從鄭予學遇黃巾之亂泛海而南作述初賦其序云登州山以望

滄海據其處所正相合也大朱東南海中有句游島去岸三十里俗云句踐曾游此島故以名焉述初賦又云朝發兮樓臺回盼兮句榆頓食兮島山暮宿兮郁州郁州今海州東海縣在海中晉書石勒使季龍討青州刺史曹嶷嶷欲死保根余山然則句榆根余皆是一山亦聲之譌變耳

繹山

兗州鄒繹山南面平復東西長數十步廣數步其處生桐相傳以爲禹貢繹陽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異於常桐者諸山皆發地兼土惟此山大石攢倚石閒周

回皆通人行山中空虛故桐木絕響以是珍而入貢也
按漢書地理志下邳縣西有葛繹山古之繹陽下邳也
郭緣生述征記云繹山在下邳西北多生梧桐則禹貢
繹陽下邳是也鄒山記云鄒山蓋古之繹山始皇刻碑
處文字分明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按此地春秋
時邾文公卜遷於繹者也始皇刻石紀功其文字李斯
小篆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以
爲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
缺不堪摹寫然猶上官求請行李登涉人吏轉益勞弊
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

則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休息今閒有繹
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其文云刻此樂石學者不曉樂石
之意顏師古云謂以泗濱磬石作此碑始皇於琅邪會
稽諸山刻石皆無此語惟繹山碑有之故知然也

羨里城

相州湯陰縣北有羨里城周迴可三百餘步其中平實
高於城外地丈餘北開一門相傳文王演易之所曹子
建詰紂文云崇侯何功乃用爲輔西伯何辜囚之囹圄
囹圄旣成負土旣盈興立炮烙賊害忠貞觀此意見文
王見囚之地紂使負土實此城也未詳子建所據今按

此東頓邱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
其中皆實郭緣生述征記云彭城郡有秣城云是崇侯
冢自淮迄於淮河上城而實中秣疑邱壘可阻謂之固
然則小城而實皆古人因依立冢以爲保固子建所云
負土旣盈或承流俗之傳耳大歷中湯陰有一尉姓張
與數人同行過羨里城或問此是何城張尉荅曰此是
郭令公圍相州時所築或曰此是羨里城紂囚文王之
處何關郭令公築張尉曰某比在河南實不知文王與
紂事只將謂令公所築也

文宣王廟樹

兗州曲阜縣文宣王廟門內并殿西南各有柏葉松身
之樹各高五六丈枯槁已久相傳夫子手植永嘉三年
其樹枯死至仁壽元年門內之樹忽生枝葉乾封二年
復枯俗稱千年木療心痛人多竊割削之樹身漸細去
地丈餘皆以泥累累封之猶不免焉亦有取爲笏者色
紫而甚光澤肅宗時二樹猶在廣德初御史大夫李季
卿河南宣慰過曲阜謁文宣王廟因徧尋魯中舊迹縣
使一老人導引每至一所老人輒指云此是顏子陋巷
此是魯靈光殿階此是泮宮季卿聞之皆沈吟嗟賞曰
此翁真魯人也次至池水復指之此是釣魚池季卿問

曰何人釣魚老人對曰魯人靈光常此釣魚季卿曰魯人敗矣又於路側見古碑季卿問是誰碑諸君竝不能對有一尉遽至碑下仰讀其題云李君德政碑走還白云李君德政碑季卿笑曰此與魯人靈光何異

孟嘗鑊

青州城南佛寺中有古鐵鑊二口大者四十石小者三十石制作精巧又有一釜可受七八石似甕而有耳相傳寺是孟嘗君家宅鑊釜皆是孟嘗君之器也至德初胡寇南侵司馬李伍毀其大鑊以造兵仗其小鑊及釜僧徒懇請得免至今以鑊燒長明燈釜以貯油按孟嘗

君門客三千人當時應有此器然至今千餘歲累經喪亂何能使茲二器如甘棠之勿翦乎或恐傳者之妄

佛圖澄姓

邢州內邱縣西古中邱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大和上佛圖澄願者天竺大國罽賓小王之元子本姓濕所以言濕者思潤理國澤被無外是以號之爲濕按高僧傳名僧傳晉書藝術傳佛圖澄竝無此姓今云姓濕亦異聞也大歷中予因行縣憇於此寺讀碑見之寫寄陸長源長源大喜復書致謝

巨骨

李司徒勉在汀州曾出異骨一節上可爲硯云在南海時有遠方客所贈云是蜈蚣脊骨又太子少師薛萼爲邢州畱後亦有大骨面廣尺餘形圓有兩耳高可三四寸云洛州人掘漳河古堤於瓮中所得刺史魏凌知萼愛奇故封寄焉題云閻老王尾驛骨凌與萼酒徒相狎故有此戲

大魚腮

海州土俗工畫節度令造海圖屏風二十合予時客海上偶於州門見人持一束黑物形如竹箴予問之其人云海魚腮中毛擬用作屏風貼因問所得云數十年前

東海有大魚死於岸上收得此惟堪用爲屏風貼前後所用無數今官造屏風搜求得此奇文異色澤似水牛角小頭似猪鬃大頭正方長四五尺廣可一寸亦奇物也今人閒大魚腮中鬚毛長不盈寸此物乃長四五尺魚亦大矣交廣記云吳時滕循爲廣州人或言蝦鬚有一丈長循不之信其人後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寄循魚腮長五尺無足怪者

竊蟲

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細尋之卒不可見俗人以其難見號竊蟲云有此者不祥余曾覩此蟲大如半胡麻

形類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或時暫止須臾復振牀壁牕戶之間暗黑之處多有之拾遺孟匡朝貶賀州作竊蟲賦比之鬼魅似都不識此蟲

霹靂石

人間往往見細石赤色形如小斧謂之霹靂斧云被霹靂處皆得此物予曾於小朱山僧海德房中見一石與前後所見者皆相類問將此何用曰房中大石往年被霹靂劈為兩段於霹靂處得此俗謂之霹靂楔偶然收之無所用也按予中記云玉門之山西有一國國中有山山上有廟國人歲歲出磬舊譌磬下並同并數千輪磬亦譌今皆改正

廟中名曰霹靂磬給霹靂用從春至秋乃罷諸字書檢

無磬字禮記有雜金鑿牛骨鑿音為祖含磬字石傍與

金相類讀宐同矣御覽磬音字林反亦作磬盛弘之荊州記亦載南

中雷神有洪五之事然則俗傳霹靂之石其信然乎夫

雷者陰陽薄觸之為耳激怒尤盛或當其衝則謂之霹

靂若以為神道譴怒而降之罰又何待一拳之石以成

其威耶

魚龍畏鐵

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寶應中堰破水涸漁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脩復堰將

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頗多知遠甚以爲憂或說梁代築浮山堰頻有闕壞乃以鐵數萬斤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卽依其言而塞穴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於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大歷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劍於池內淬之蛇魚皆死予家井中有魚數十頭因有急家人以藥杵投之於井信宿魚皆浮出知魚亦畏鐵焉

封氏聞見記卷第八

封氏聞見記卷第九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剛正

狄仁傑爲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奉使先脩官頓并州長史李彛冲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必致雷風之異欲別開路仁傑謂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敢害而欲避之彛冲遂止果無他變上聞之嘆曰可謂真丈夫也後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撫使吳楚風俗特多淫祀廟凡一千七百餘所仁傑竝令焚之有項羽神號爲楚王

封日聞見記 卷九
廟祈禱至多爲吳人所憚仁傑先致檄書責其喪失江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後焚除

淳信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爲言元方曰汝太奇豈可爲錢而誑箇人

端慤

宋璟爲廣府都督李宗思之使內侍楊思勳馳馬往追璟拜恩就馬在路竟不與思勳交一言思勳以將軍貴

倖殿庭因訴

當有其事二字

李宗嗟嘆良久卽拜刑部尚書

貞介

中書侍郎張鎬爲河南節度鎮陳畱後兼統江淮諸道將圖進取中官絡繹鎬起自寒素一二年而登宰相正身特立不肖苟媚闈宦去來以常禮接之由是大爲羣閹所嫉稱其無經略才徵入改爲荆府長史未幾又除洪府長史江西觀察使

謇諤

相里造爲禮部郎中時宦官魚朝恩用事薰灼內外朝恩稱詔集百僚有所評議恃恩陵轢旁若無人宰相元

封日聞見言 卷九
載以下唯唯而已造挺然眾中抗言酬對往復數四略
無降屈之色朝恩不悅而去朝廷壯之

抗直

崔祐甫爲中書舍人時宰相常袞當國百寮仰止祐甫
每見執政論事未嘗降屈舍人岑參初掌綸誥屢稱疾
不宿直承旨人情所憚諸人雖咄咄有辭而不能發崔
獨見諮以舍人職在樞密不宜讓事於人岑舍人稱疾
既久多有離局袞曰此子羸疾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
崔曰相公若知岑久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地安
可以疾辭王事乎袞默然無以奪之也由是銜之及今

上在諒闇袞矯制除崔爲河南尹星夜電發今上覺其
事遽追還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袞謫於嶺外

忠鯁

李惇爲淄青節度判官使王衡弟頗干政惇屢言之衡
曰兄弟孤遺相長不忍失意惇曰君憐愛祇合訓之以
道何可使其縱恣也衡家又好祈禱車輿出入人吏頗
以爲弊惇又進諫衡不能用他日衡對諸客別有所問
惇曰惇前後頗獻愚直大夫不能用今又何問衡作色
曰李十五好爲詆訐惇曰忠言大夫謂之詆訐久住何
益請從此辭再拜趨出命駕而去衡怒甚不使追之時

人皆謂惇有古人風

誠節

權皋為范陽節度掌書記祿山男慶和承恩尚主皋在京親禮會畢歸本道知祿山有異謀出路託疾詐死家人載喪以歸封邱僅達而關東鼎沸皋微服變姓名至臨淮於驛家傭賃欲數知北方動靜故也尋過江上一本作京復肅宗發詔褒美拜起居郎辭疾不赴皋以崎嶇喪亂脫身虎口遂無宦情在江外七年卒

任使

李太尉光弼鎮徐方北扼賊衝兼總諸兵馬緣征討之

務則自處置倉儲府庫軍州差補一切竝委判官張儵儵明練庶務操割發遣應接如流綽有餘地諸將欲見太尉論事太尉輒令與張儵判官商量將校見之禮數如見太尉無異由是上下清肅東方晏然天下皆謂太尉之能任人

禮遣

張延賞為河南尹官人有過未嘗屈辱其所犯既頻灼然不可容者但謝遣之而已先自拜立與辭即令郡官祖送出是士子敬憚各自脩飭而河南大理

遷善

田神功自平盧兵馬使授淄青節度舊判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竝畱在院神功待之亦無降禮後因圍宋州見李太尉與勅使打毬聞判官張儉至太尉與之盡禮荅拜神功大驚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郎中與之荅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是幕賓使主無受拜之禮神功曰神功比來受判官拜大是罪過公何不早說遂令屈請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比來錯受判官拜判官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今還判官拜一一拜之諸判官避而不敢當遠近聞之莫不稱其宏量

惠化

閻伯嶼爲袁州時征役煩重袁州先已殘破伯嶼專以惠化招撫逃亾皆復鄰境慕德襁負而來數年之間漁商鬪涿州境大理及移撫州闔州思戀百姓率而隨之伯嶼未行或已有先發伯嶼於所在江津見舟船問之皆云從袁州來隨使君往撫州前後相繼津吏不能止其見愛如此到職一年撫州復如袁州之盛代宗聞之徵拜戶部侍郎未至而卒

推讓

高利自濠州改爲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得粳米直

數千貫准例替人五月五日已前到者得職田利欲以讓前人發濠州所在故爲淹泊候過限數日然後到州士子稱焉

奇政

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爲大恥皆相勸勵無敢僭違賦稅常先諸縣去官竟不捶一人

掩惡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_真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

人有所訾毀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分雪之曰此皆眾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坐中_{中字}被人酷罵竟席無怒色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與言其雅量如此

解紛

熊曜爲臨清尉以幹蠱聞

案古皆以幹蠱爲幹事之稱不訓蠱爲壞

太原守

宋渾被人經採訪使論告使司差官領告事人就郡按之行至臨清曜欲解其事乃令曹官請假而權判司法及告事人至置之縣獄曜就加撫慰供其酒饌夜深屏人與語告以情事欲令逃匿其人初致前卻見曜有必

取之色慮不免遂許之曜令獄卒與脫鎖厚資給送出城并獄卒亦令逃竄天明吏白失囚曜馳赴郡具陳權判司法邂逅失囚太守李澄不之罪也爲申採訪奉帖牒但令切加捕訪而已既失告者渾竟得無事

陵壓

嚴安之崔譚俱爲赤尉譚力行猛政恐安之名出己右每事欲先之安之使五伯執大杖引前譚則益麤其杖安之越麤譚亦轉麤之如此至杖大如椽力不能舉安之遂令執小杖譚亦細其杖安之越細譚亦轉細之如此至杖大如筋不能用安之患其壓已遂都去其杖使

五伯空手而行譚果不能學

除蠹

崔立爲雒縣有豪族陳氏爲縣錄事家業殷富子弟復多蜀漢風俗縣官初臨豪家必先饋餉令丞已下皆與之平交初至陳氏欲循故事立逆呵之絲毫不入錄事心有悵惋至衙日恃其豪盛謂立必不敢損己禮數甚倨立叱五伯曳之初猶負氣下杖良久乃稱乞命羣官爭使人來救立竝不聽杖之既困立料其必死命曳去之出門少頃而卒一縣驚駭陳氏子弟親屬數十人相率號哭闐塞堵屏立使鎖閉衙門一一收錄取其子弟

盡杖殺之其疏者皆決驅出因自詣郡具言陳氏豪暴日久謹已除之計其資產足充當縣一年租稅太守素知其事以申採訪云立不畏豪強爲人除害使司大見褒賞奏立強幹特請立充採訪判官拜監察御史

封氏聞見記卷第九

封氏聞見記卷第十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矜尚

蕭誠自矜札翰李邕恆自言別書二人俱在南中蕭有所書將謂稱意以呈邕邕輒不許蕭疾其掩己遂假作古帖數幅朝夕把翫令其故暗見者皆以爲數百年書也蕭詣邕云有右軍真蹟寶之已久欲呈大匠李欣然願見蕭故遲迴旬日未肯出也後因論及李固請見曰許而不出得非誑乎蕭於是令家童歸見取不得驚曰前某客來見之當被竊去李誠以爲信矣蕭良久曰吾

置在某處遂忘之遽令走取既至李尋繹久之不疑其
詐云是真物平生未見在坐者咸以爲然數日蕭往候
邕賓客雲集因謂李曰公常不許誠書昨所呈數紙幼
時書何故呼爲真蹟鑒將何在邕愕然曰試更取之及
見略開視置牀上曰子細看之亦未能好

諷切

賀知章爲祕書監累年不遷張九齡罷相於朝中謂賀
曰九齡多事意不得與公遷轉以此爲恨賀素談諧應
聲荅曰知章蒙相公庇蔭不少張曰有何相庇賀曰自
相公在朝堂無人敢罵知章作獠罷相以來爾汝單字

稍稍還動九齡大慚

歡狎

鄭昉性通脫與諸甥姪談笑無閒曾被飄瓦所擊頭血
淋漓玉簪俱折家人惶遽來視外甥王在後至曰二十
舅今日頭璧俱碎昉大叫曰我不痛裏丞命酒酣飲盡
興舊作酣興盡似昉後至戶部員外郎滁州刺史云
有譌脫爲改之

祛恡

御史大夫鄧景山爲揚州節度有白岑者善療發背海
外有名而深祕其方雖權要求者皆不與真本景山常
急之會岑爲人所訟景山故令深加按劾以出其方岑

懼死使男歸取呈上景山得方寫數十本榜諸衢路乃寬其獄

脩復

顏真卿爲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親書其一立於郡門內紀周時臺省擢牧諸郡者十餘人其一立於郭門之西紀顏氏曹魏時顏裴高齊時顏之推俱爲平原太守至真卿凡三典茲郡其一是東方朔廟碑鐫刻旣畢屬幽方起逆未之立也及真卿南渡胡寇陷城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別駕吳子晁好事之士也掘碑使立於廟所其二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之都門時顏任

撫州子晁拓三碑本寄之顏經艱故對之愴然曰碑者往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爲脩立非所望也卽日專使齋書至平原致謝子晁後至相州刺史御史大夫

贊成

天寶初協律郎鄭虔採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儉人有竊窺其草藁告虔私脩國史虔聞而遽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虔所焚書旣無別本後更纂錄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爲廣文博士詢於國子司業蘇源明蔣鮑二本俱作元明源明請名會粹取爾雅序會粹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書

名會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卽此之謂也

討論

著作郎孔至二十傳儒學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內族姓以燕公張說爲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垧燕公之子也盛承寵眷見至所撰謂弟垧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關爾事而妄爲升降垧素與至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舉朝共推每商權姻親咸就諮訪至書初成以呈韋公韋公以爲可行也及聞垧言至懼將追改之以情告韋韋曰孔至休矣大丈夫奮筆將爲千載楷則柰何以一言而自動搖有死而已胡

可改也遂不復改

穎悟

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之間遍能五經上書自舉并云一遍能誦千言勅付中書考試燕公問曰學士能一遍誦千言能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試燕公遂出一書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遍誦之敬忠依命危坐而讀每遍畫地記讀七遍起曰此已誦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曰若十遍卽是十遍誦得今七遍誦得何要滿十燕公執本臨試觀覽不暇而敬忠誦之已畢不差一字見者莫不嘆羨卽日聞奏恩命

引對賜綠衣一副兼賞袍笏拜東宮衙佐仍直集賢侍講毛詩百餘日中三度改官特承眷遇為儕類所嫉中壽而卒

敏速

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陟一作涉應一藝自舉日試萬言須中書考試陟令善書者三十人各令操紙執筆向席環庭而坐俱占題目身自巡席依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筆俱成得七千餘字仍請滿萬數宰相曰七千可為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勅賜縑帛拜太公廟丞直廣文館時號為張萬言

避忌

兼御史大夫韋倫奉使吐蕃以御史苟曾一作會為判官行有日矣或謂倫曰吐蕃諱狗大夫將一苟判官何以求好倫遽奏其事今上令改苟為荀而其人不易及使還曾遂姓荀不歸舊姓

戲論

裴子羽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即道晴贊府稱晴長官即道雨終日如此非不和乎

失誤

陽一本作湯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伍姓也他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荅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何姓荅曰姓漆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卻迴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漆以吾姓伍故相弄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縣令大笑曰人各有姓何如此復令其婦出

謬識

相州城門舊以磚壘傳云越王爲刺史時作大歷中鄴

中有一士人素無學識而強談經史曾與予俱出北門其人問曰太守專城此是乎初以爲戲言察其意色非戲也余應之曰此是塼瓦之塼非專城之專其人悵然自失西門寰爲邯鄲令入寺行香見金燈花不識以爲芝草遽令脩狀申使司使司差官就檢時兵戈之後僧徒多後輩亦不之識但云此芝草宿根春時生葉至夏生花秋乃死見來如此不記種蒔年歲檢官具上其事使司知其誤不復問矣

查談

宋昌藻考功員外郎之問之子也天寶中爲滏陽尉刺

史房瑄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遇之會有中使至州瑄使昌藻郊外接候須臾卻還云被額房公澹雅之士顧問左右何名為額有參軍亦名家子斂笏而對曰查名該訶為額房悵然曰道額者已成可笑道查者更是奇人近代流俗呼丈夫婦人縱放不拘禮度者為查又有百數十種語自相通解謂之查談大抵近猥僻

嘲翫

補闕王志安晚不得志久游恆趙之間人畏其口莫敢引用志安作詩以刺當塗者云末劫蘭香科下人衣冠禮樂與君臣如來若向閻浮出莫現從來丈六身見者

彌增怨恚

慙悚

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延問之曰有添換乎逖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曰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惟此二字依舊右相曰若有此還是未盡逖逡巡不能對而退

狂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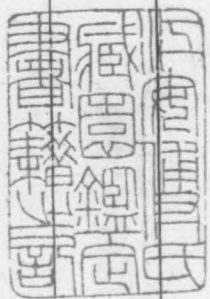
王巖光頗有文才而性卓詭既無所達自稱釣鰲客巡歷郡縣求麻鐵之資云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取名姓

藏於書笈中人問將此何用荅曰釣鰲之時取此蒙漢
以充鰲餌兵亂之後嚴光年鬢已衰任棣州司戶時刺
史有馬州佐已下多乘驢嚴光作詩曰郡將雖乘馬羣
官總是驢對眾吟誦以爲笑樂

侮詭

范液有口才薄命所向不偶曾爲詩曰舉意三江竭興
心四海枯南游李邕死北望守珪歿液欲投謁二公皆
會其淪躓故云然宗叔范純家富於財液每有所求常
給與之純曾謂液曰君有才而困於貧迫可試自詠液
命紙筆立操而竟其詩曰長吟太息問皇天神道由來
也已偏一名國士皆貧病但是裨兵總有錢純大笑曰
教君自詠何罵我乎不以爲過

封氏聞見記卷第十



封氏聞見記訂誤

仁和張蕁舫先生參補

卷二

一百頁後 大篆小篆亦名籀書 小篆二字係衍文

六百頁後 蜂腰鶴膝 膝字下當增大韻小韻旁紐正 紐八字方合八病之數

卷三

四百頁前 員外郎郎中 少一郎字應補

六百頁前 皆以有崔鄭為口實 有字當刪

卷五

九頁前 瞑目 當是瞋目

十頁前 蹙舌 舌當為口

卷六

二頁後 近俗聲謔 謔字下當增楚為二字

三頁後 西朋奏勝不平 奏字下當增輸字

五頁後 後人以石為墓碣 碣當改揭

附識

一頁前 癖居深村 癖應作僻

三行

予素有藏書之癖凡親友見借者暇日多手鈔之此書乃十五年前所鈔者至正丙申歲不幸遭時艱難烽火四起煨燼之餘尚存殘書數百卷今癖居深村無以為遣旦夕賴此以自適亦不負愛書之癖矣至正辛丑上元日重觀於泗北疑夢軒雲閒夏庭芝伯和父謹誌

雜家言用裨史氏之不足而讀封氏書於唐事知所未知其編類亦備富哉言乎明姑蘇吳岫識

封氏聞見記自六卷至十卷昔友人唐子畏見借所鈔特以不全為恨近又於柳大中借鈔前五卷庶幾

書目聞見記 附錄
爲全書然第七卷中全局俱欠止存末後一紙耳嗟
哉古書之難得如此富室子弟積書萬卷而不讀亦
獨何心哉朱良育記

萬曆辛丑假酉巖秦翁藏本校過右二跋亦從此本
錄出常熟孫伏生允伽記

原本係吾吳吳方山家藏物也向爲邑中前輩孫伏
生所得孫復從酉巖秦翁假別本細勘不可謂不加
詳矣余與伏生孫岷自善乃得假而錄之虞山陸貽
典勅先識時崇禎辛巳仲春二十有六日也

是歲重午後六日晚將原本勘竟



